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江湖

下

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3

江湖人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鲍天走到近前，闻言忙道：“不敢当，李爷这是折煞我……”

目光扫了扫李玉琪空着的两手，含笑问道：“大格格不是让李爷捎什么东西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一封信眼几样姑娘家用的东西……”说着，拍了拍腰。

鲍天笑道：“我说嘛，怎没见李爷手里拿东西，您要不要到我那儿去坐坐？”

这句话，不是他自己想离一便是他提醒李玉琪该走了。

李玉琪是个怎么样的人，还能不出来？淡然一笑道：“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改天来给王爷请安的时候再去拜望，你忙吧。”

他含笑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外走去。

鲍天还挺热络，挺殷勤，一直送出了大门口。

李玉琪走了，望着李玉琪拐了弯儿，鲍天也扭头走了，李玉琪往东，他往西，没折回府里去。

李玉琪站在拐角处可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淡淡地笑了笑，转身走了，路上，他在想，怎么应付这件事和怎么应付这位荣亲王的亲随鲍天。

到了徐光田家，时候已经不早了，下人通报，徐光田在前院迎上了李玉琪，似乎，这位刑部徐大人没把李玉琪当外人，也大概李玉琪是佃案的侍卫爷，徐光田客气地往后让，他要跟李玉琪到他书房里聊。

李玉琪也没推拒，两个人并肩往后走，李玉琪含笑开了口：“徐大人，卑职刚才从侍卫营调来几个人，他们到了么？”

徐光田道：“到了，到了一有一会儿了，都在西院里坐着呢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在今后的两天之内，卑职把他们安置在大人府里，一方面负责禁卫，一方面应付突然的变化，没事先跟大人说一声……”

徐光田笑道：“李侍卫别客气，这都是为了我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。”

“大人客气。”李玉琪道：“那封刀柬，侍卫营已经派人送给卑职

了，卑职也看过了，不知道大人怎么个看法？”

徐光田皱眉摇头说道：“我实在想不通，我半生在朝为官，也没得罪过谁，这班飞贼为什么三番两次跑到我这儿来骚扰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封刀柬，大人可曾过目？”

徐光田点头说道：“我看过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他们要大人三日后夜子时，将是物置于书房内茶几上，这是物二字，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一……”

徐光田迟疑了一下，旋即强笑说道：“前两癸我没告诉李侍卫，实在也因为我没想到区区一幅画儿也值得他们覬覦……”

李玉琪凝目说道：“一幅画儿？”

徐光田道：“那是一幅仇十洲的仕女图。”

李玉琪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仇十洲的仕女图？仇十洲艺逼唐宋名笔，尤工仕女，卓绝当时，为前明四大家之一，人的画价值连城，珍贵异常，难怪……”

徐光田摇头说道：“有道是：黄金有价艺无价，那班飞贼要是以仇十洲这幅仕女图价值连城，因而强抢掠夺，那就未免太侮辱这幅名画，这位名家了……”

李玉琪淡淡说道：“只所这班贼里头，有位雅贼……”

话锋忽转，接问道：“大人这幅画是……”徐光田道：“不瞒李侍卫说，这幅画是徐家传家之物，先曾祖与仇十洲同时，也交称莫逆，仇十洲移居吴郡之前画了这幅仕女图赠给先曾祖，先曾祖珍视异常视同拱璧，遗嘱传家，如今传了四代了。”

李玉琪点头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只是，大人这幅仕女图既是大人的传家之物，外人知道的应该不多，那班飞贼又怎么……”

徐光田呆了一呆，忙道：“李侍卫说得是，这幅画打从先曾祖至今，一直没有对外人展视过，这班飞贼怎会知……”

两眼猛地一睁，道：“是了，前两年我五十生辰，乘着理酒兴，曾把这幅仕女图取了出来，悬挂在大厅里任有人观赏，难不成就是……”

李玉琪含笑说道：“大人这就奇珍露白了。”

徐光田道：“我怎么想得到一幅画也会招人惦记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也是，就卑职所知，江湖上的盗贼什么样的都有，这要画的贼还不多见。”

徐光田道：“怕真如李侍卫所说，这班贼之中有个雅贼。”

说话间已经到了后院徐光田的书房之前，徐光田举手肃客，进书房刚坐定，上房派来了人，夫人有请，徐光田向李玉琪道了个歉走了。

徐光田走了之后，李玉琪一个人闷坐书房，想想这，想想那，又想起了那命薄如纸，可怜复可悲，柔婉而又美艳的大格格心嘛。

李玉琪的酒意还没消，想到大格格心嘛他只觉心里别扭，心里堵得慌，这一别扭，这一堵，更使得他酒意上涌，好不难受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阵轻盈步履声由远而近来到书房门口，随即，书房外响起个让李玉琪心跳的话声：“李爷在里头么？”

李玉琪霍地站了起来，应道：“金老板，请进。”

书房门开了，金玉环一身朴素但动人的打扮走了进来，手里还端着一把小巧的细瓷茶壶，进来便笑道：“大爷怕李爷一个人枯坐无聊，府里也只有我一个人跟李爷熟，让我代他来陪陪李爷，顺便给李爷带壶茶来。”

李玉琪连称不敢当，接过了那把小巧的茶壶。

坐定，金玉环深深一眼：“李爷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刚到。”

金玉环道：“听说李爷是为那张刀束的事儿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是的，我来看看……”

金玉环微皱眉锋道：“这两天阖府上下，人人不安，尤其夫人跟姑娘，吓得什么似的，大人表面上虽然没当回事儿，可是心情也够沉重的……”

目光一凝，接问道：“李爷打算怎么办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到时候我打算待在书房里，看看他们怎么取走所要的东西，顺便会会这些江湖高手，最后再看看他们怎么个血洗徐家法。”

金玉环两眼微微一睁道：“李爷真打算这么办么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金老板有什么高见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金玉环摇头说道：“像我这么个女人家能懂什么，要我扎靠、插翎、上台唱几出戏还可以，连女人家应会的针线都不会，至于拿贼那就更别提了，不瞒您说，连我都有点怕，以往尽管真刀真枪，那总是在戏台上，也没碰到过一下，哪见过血淋淋的事儿，李爷，不管您打算怎么办，东西丢了事小，千万让大人阖家平安，大人是位好官，夫人跟姑娘也都是好人，就连府里的下人也没一个不厚道的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金老板放心，这件事我既然管了，我就绝不能让他们伤人，也绝不让他们再得手一点东西。”

金玉环深一眼道：“听您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我觉得只有您能让我信赖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是金老板看重……”

金玉环道：“李爷，您不如叫我一声金姑娘，或者玉环。”

李玉琪不安地勉强笑笑道：“在这儿，还住得惯么？”

“还好。”金玉环点了点头道：“大人跟夫人待我像一家人，像自己的子女，我觉得就像自己的家一样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就好……”

金玉环望了那把小茶壶一眼，道：“您请喝点儿茶……”

李玉琪应声拿起茶壶。金玉环那里接着说道：“这是我用的，您别嫌脏。”

李玉琪的心猛然一阵跳动，他拿着茶壶怔在了那儿，拿着不是，放下也不是，喝嘛，有轻薄之嫌，不喝嘛，难道说真嫌人家脏？

终于，他硬着头皮就跑儿喝了一口，这一口，喝得金玉环美目微睁，异采乍现，脸上有点红红的。

李玉琪却不安地低着头。

“香片，大人喜欢喝香片。”金玉环打破那令人不安的沉寂，轻轻地开了口。

李玉琪有点失神，忙道：“香片，好清香沁人……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才觉得这句话不点不妥，茶壶是人家的，他就嘴儿喝，还说清香沁人，这不是……

金玉环没说话，一颗乌油油的螭首垂了下去。

李玉琪心里明白，金玉环用自己的茶壶给他沏茶，女儿家就嘴儿喝的茶壶岂能随便给别人用，尤其是一个大男人，这就表示她不嫌李玉琪，既然不嫌，那就表示是……

李玉琪抬了眼，可巧这时候金玉环也扬起乌云螭首，这一来，两道目光很自然地就碰在了一起，在平时，已够让人心颤，在如今，那更令人神摇。

金玉环的脸好红，李玉琪轻咳一声开了口：“金老板……”

金玉环红着脸看了他一眼。

他忙改口说道：“金姑娘，徐大人……”

金玉环道：“就为这张刀架，夫人要眼大人商量，请李爷多费神……”

李玉琪“哦”了一声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忙道：“金姑娘臂上的刀伤……”

金玉环道：“谢谢您，好了，本就没伤到筋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就这样他们的罪过已够大的了。”

金玉环道：“谢谢您。”

李玉琪没话找话，又问道：“令兄跟张、郝、韩三位有消息么？”

金玉环神色一黯，摇头说道：“没有，大人本来是要派个人去找的，谁知道又上了这件事儿……”

步履响动，老远地先传来一声咳嗽。

金玉环忙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大人来了。”

李玉琪也听出来的是徐光田了，人没到先咳嗽一声，这位徐在人是个有心人，李玉琪心里明白，跟着站了起来。

他刚站起，徐光田已推门进了书房，金玉环迎前浅浅一礼，轻轻地叫了声：“干爹。”

徐光田含笑点了点头，望着李玉琪道：“李侍卫请坐。”

金玉环要告退，徐光田拦住了她，没让她走，他这么说，彼此早

就认识了，李玉琪不算外人。

金玉环的话，似乎也并不愿意走。

都坐下了，金玉环陪了个末座。

闲聊了几句之后，话归上正题，徐光田目光一凝，望着李玉琪道：“李侍卫，拙荆请你在我这儿住几天，不知道李侍卫是不是方便……”

李玉琪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徐光田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：“刀柬上虽然写明是三日后夜子时，拙荆怕他们提早闹事，血洗汝家四个字吓得她胆战心惊，不怕李侍卫见笑，她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合眼，假如有李侍卫在这照顾点儿，她才能放心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大人，卑职已经从侍卫营调来了一班弟兄……”

徐光田道：“要是李侍卫不方便……”

金玉环看了李玉琪一眼，这一眼，带着企求，让李玉琪看着不忍，徐光田话说到这儿，也截了口，道：“倒没什么不方便，只是怕太打扰……”

“没有这一说。”徐光田说道：“李侍卫只要肯在我这儿委曲几天，那就等于是我这一家上下的定心丸，我这一家上下欢迎、感激都怕来不及，我在这儿先谢谢了。”

说着，他欠了欠身。

李玉琪忙欠身说道：“不敢当，大人别客气。”

徐光田转望金玉环，道：“李侍卫既然答应了，你先给你干娘报个信儿，让她好安心，也高兴高兴，顺便把我的养心斋给李侍卫收拾收拾……”

李玉琪忙道：“不必，大人，我就跟弟兄们住西院……”

徐光田道：“李侍卫别客报，西院离这儿远了些，怕拙荆仍是安不下心……”

话说到这儿，他没容李玉琪再开口，转身金玉环摆了手，道：“玉环，快去吧。”

金玉环更不容李玉琪开口，站起来走向书房外，没跟李玉琪打

招呼，根本就不给李玉琪开口的机会。

李玉琪推拒不成，拦又不及，只得受了，道：“真是打扰了。”

接下去，是闲聊，闲聊中，徐光田又问了不少李玉琪的过去，李玉琪也就胡诌瞎编了一通，当然，真实的他没吐露一个字儿，便连他跟褚三的关系都没说，孰不知这一点人家徐大人清清楚楚。没一会儿，金玉环回来了，她来报李玉琪的住处收拾好了，徐光田带着金玉环陪李玉琪去看看了看。

养心斋跟徐光田的书房成对角线，离后楼不远，站在养心斋里，正可以看见后楼的窗户。

在这位刑部徐大人府里，用不上富丽堂皇四个辽，可是每一处都是窗明几净，点尘不染，而且还带着个“雅”字，这养心斋也不例外，让人看在眼里，心里透着舒服。

在养心斋里，徐光田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：“这是谁收拾的？”

金玉环低着头，轻轻答了两个字：“是我。”

就这两个字，听得李玉琪心里又一阵激荡。

坐了一会儿，徐光田以天色不早为辞，带着金玉环走了，徐光田跟金玉环走了之后，李玉琪也出了养心斋，去了西院。

西院里房子很简单，一排三大间，院子里不种着不少花木，李玉琪进院的时候，院子里没有人，只见一排三大间里透着灯光，也透着人声。

李玉琪推门进了中间那一间，通炕上围满了一堆，李玉琪一进门，刹时鸦雀无声。

灯光，投射在通炕中央，七八个弟兄在赌牌九。

李玉琪沉下脸色，冷冷地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是哪个营里的弟兄？”

没有敢吭气，李玉琪冷冷又是一问：“说话啊？”

一个弟兄从炕上站了起来，一欠身赔上笑脸：“回您，属下等是东营的。”

李玉琪目光落在通炕中央道：“这副牌是谁带来的？”

又没有敢吭气了，说话那弟兄也闭着嘴。

李玉琪道：“没听见么？”

刚才说话的那弟兄搓着手，好生不安：“回您，是属下……”

李玉琪双眉一扬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那名弟兄又不敢说话了。

李玉琪道：“我调你们来干什么的？”

那名弟兄低下了头，另外那几个也神色惶恐，他们都见过李玉琪是怎么对付康全的。

李玉琪两手往前一伸，道：“把牌拿过来。”

有两个弟兄迟疑着动了手，抓起那付牌九怯怯地递了过来。

李玉琪接过那付牌九，双手一合，一副牌九刹时成了粉，扑簌簌落了一地，这一手谁能？就连总领班也未必能，七八个弟兄脸上都变了色。

李玉琪拍了拍手，道：“带班的是谁？”

一名弟兄道：“回您，是康领班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住人呢？”

那名弟兄道：“在隔壁，怕睡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才一个请他过来一下。”

那名弟兄显殷勤，闪身便出了屋，转眼工夫带着康全进来了。不错，康全两眼还有睡意，扣子有几颗也没来得及扣，他是个什么人，一看李玉琪的脸色，再看炕上的情形，刹时就明白了八九分，他向着李玉琪一欠身道：“李爷，您来了。”

李玉琪刚一点头，他直腰抬眼便沉了脸：“这是谁起的头……”

李玉琪一摇手道：“我问过了，不提了。”

康全一哈腰，道：“是。”

李玉琪接着说道：“外面巡弋的弟兄是谁带班？”

康全道：“回您，这是徐大人的意思，听徐府的下人说，您在这儿住下了，弟兄们也得在这儿住两天……”

李玉琪眉锋一皱，道：“营里有这个例子么？”

康全道：“前例倒是没有，不过这是您的意思，相信总领班那儿不会不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么待会儿派个弟兄回营向总领班报告一声去。”康全答应了一声。

李玉琪道：“这儿是刑部徐大人府，咱们到这儿来是来拿贼的，从现在起，二十名弟兄分为三班，轮班禁卫，康领班负责调度指挥，一有惊兆便出声示警，大伙儿合力擒贼，不许个人擅自行动，康领班听明白了？”

康全当然是连声唯唯。

李玉琪道：“我住在后院养心斋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。”

康全连声答应，吩咐完毕，李玉琪出西院回到了后院，进后院，老远地他便瞧见养心斋里亮着灯，他记得清清楚楚，刚才出门的时候把灯熄了，这是谁又把灯点着了。

进了养心斋的门，金玉环赫然在座，李玉琪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金姑娘还没歇息？”

金玉环柔婉一笑道：“我来给李爷送两件换洗衣裳，是大人的，都是新的，只不知道合不合李爷的身……”

李玉琪好生感动，几件衣裳倒没什么，只是这代表着金玉环的关心很周到，他忙道：“怎么好麻烦金姑娘，再说换洗衣裳我那儿有……”

金玉环道：“没带在身边不方便，回去拿更麻烦，这儿有现成的。”

李玉琪在金玉环对面坐了下来，道：“我总是觉着太麻烦了，让我不安。”金玉环微微低下了头，道：“大人可没把李爷当外人。”金玉环本来是位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，不知是怎么回事儿，当李玉琪她老是一副忸怩女儿态，是真情，还是假意，这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徐大人没把李玉琪当外人，也就是说徐府上下都没把李玉琪当外人，当然，这里头也包括金玉环在内。

这，李玉琪不会想不到，他心里有点激动，也有激动不安，所以不安，是因为他想起了姑娘褚凤栖跟大格格心腕。

对金玉环，甚至对大格格心腕，他知道他不该，无如，情难自禁，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

李玉琪沉默着没说话。

金玉环却找了话：“李爷刚才到哪儿去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到西院去了一趟，我要他们从今夜起轮班警卫，待会儿麻烦姑娘对夫人说一声，请夫人放心就是。”

金玉环美目流波，妩媚地一笑道：“有李爷在这儿，谁还会不放心呀。”

李玉琪笑了笑说道：“姑娘太看重我了。”

金玉环道：“别人不知道我知道，您的功力跟身手我见过，不知道的人都这么信赖您，我这个知道的人还能不信赖您么？”

李玉琪笑笑没说话。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李玉琪只觉得一肚子的气。可却又觉得没话说。

第十六章 酒后之错

这一夜，金玉环话说得很多，也在“养心斋”里坐了很久，一直到快三更她才出了“养心斋”的门儿。

金玉环走了，临走还叮嘱李玉琪早歇息，可是，偏偏李玉琪这一夜辗转反侧难眠。

这头一天，头一夜，算是平静的过去了，平静得没有一点风吹草动。

可是第二天，第二夜……

第二天，徐光田摆上两桌酒宴，请的是李玉琪跟侍卫营的众弟兄，这位刑部徐大人会做人，由此可见耿介之上并不是事事都不拐弯儿的。

酒宴谈不上丰盛，但这是人家徐大人的一份心电。

大摆酒宴，这在徐光田徐大人府，还是破天荒头一曹儿。

吃的是晚饭，大厅里灯火通明，席开两桌。

一方面是徐大人盛意可感，另一方面也因为李玉琪心里一直有事儿，他又多喝了两盅。

酒是同样的酒，徐府的酒不见得比褚和那儿的酒来得烈，昨天

关李玉琪又多喝了两盅，只不过是脑中昏昏，带几分酒意，今儿晚上多喝了两盅，李玉琪他居然大醉酩酊。

他不知道是怎么回“养心斋”的，也不知道是谁服侍他上床的，只知道有一股令他无法抗拒的幽香，使得他有一股冲动，冲动抱着一个软软的东西不放，以后的事他就不记得了。

午夜酒醒，该说他是被渴醒的，刚一样转侧，一个硬硬的东西塞进了嘴里，然后是一股温温的东西进了嘴，他一阵猛吸，只觉得浑身舒畅。

就因为这，也因为那一点微弱的灯光，使得他睁开了眼，睁眼一看，心头立即就是一震，再一细看，他像掉进冰窟里，机伶伶打个冷战，酒意为之一醒。

床头桌上的灯，剔得很小，床上一张凳子上，坐着金玉环，她手里拿的是她那把小茶壶。

她，衣衫不整，乌云蓬松，脸上还留了点擦干净的泪渍。

“李爷醒了？”还是金玉环先开口。

李玉琪猛可里坐了起来，脑中一昏，他没理会，直愣愣地瞪着金玉环道：“金姑娘，你在这儿……”

金玉环道：“是的，李爷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金玉环笑得有点勉强：“昨儿晚上您喝的太多了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这我知道，我是问我是怎么回……”

金玉环道：“是营里的弟兄送您回来的。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么是谁照顾我……”

金玉环道：“他们走了之后，我一直在这儿。”

李玉琪心头猛地一颤，道：“金姑娘，我是否酒后失态……”

“酒后失态？金玉环美目中泪光一涌，但是含笑摇了摇头：“没有啊，李爷怎么会？”

那晶莹的泪光，李玉琪看得很清楚，他浑身冰冷道：“金姑娘，我希望你别瞒我……”

“瞒李爷？”金玉环仍是那付神态：“怎么会，我为什么要瞒李

爷?又有什么好瞒的。”李玉琪道:“金姑娘,假如我酒后失态我希望你能告诉我,让我知道一下……”

金玉环把小茶壶往香唇边掠过一丝轻微而勉强的笑意,道:“李爷,就算有失态,那也是在酒后,酒能乱性,那也不能怪李爷……”

是说,即使李玉琪酒后失态,他也不怪他。

她是这么说,可是李玉琪不这么想,也不敢这么他忙道:“金姑娘,我是不是做了什么……?”

金玉环把小茶壶往几上一放,站了起来道:“李爷,我刚说过,即使您有什么失态,那也是在酒后,没有人怪您,您又何必非问不可?”

顿了顿,接道:“您既然醒了,我也该回房去了,原谅我不能整夜在这儿待候您,您知道,那不大好,壶里还有茶,喝了您可以再喝点儿。您睡吧,我走了。”

说完了这话,她真的走了,开开门儿行了出去,还给李玉琪带上了门儿。

李玉琪抬手想叫,可是他没叫出声,的确金玉环没说错,人家一个大姑娘家,在一个大男人房里待了大半夜,已经是不大好了,怎么能再让人家待候整夜,尤其是待候他。

金玉环带上了门,李玉琪仰起的身子又躺了下去,眼望着帐顶,怔怔的出神,他在想酒后那迷迷糊糊的一段,那似知道而又不知道的一段。

他记得他抱着个软绵绵的东西不放,以后的事就全知道了,再想想金玉环那不整的衣衫,蓬松的乌云,含泪的委屈神态,他知道他确实做过什么,至于究竟做了什么,他不知道,金玉环也没告诉他。如今,他只希望自己做的别太过份。

想想金玉环的话,即使有什么失态,那是在酒后,没人会怪他,金玉环这么说,那是安慰他,他只得也这么想。

他究竟做了什么?究竟做了什么?

突然,他觉行枕边有一种淡淡的幽香,紧接着,他在枕边发现

几根长长也带着幽香的秀发。

这，使他一惊，随后，他更发现他的枕头湿了一大片，他自己没有哭，那片湿也不带酒味，证明不是呕吐，那就该是金玉环的泪水。

金玉环的泪水怎么会跑到他的枕头上来？

陡然，他机伶一冷一颤，猛右里掀开了被子，这一看，脑子里像晴空响起了个霹雳，轰然一声，差点没把他震晕过去。

他只觉得他人颤，心颤，四肢冰冷。

床上，腥红斑斑，桃花般几片。

酒后，他究竟做了什么，这已经够说明的了。

金玉环已经够苦，够可怜的了，他如今又……

刹时间，他又想起了姑娘褚凤栖，他怎么对得起他凤妹妹？

酒，这短命的酒，都是它！

怪酒不如怪自己，要是他不喝，那酒绝不会自己跑到他嘴里去，怪谁？怪他，一时酒醉铸成了这大错，这！这怎么办，怎么办……

突然，李玉琪扬掌劈向自己天灵，他想一死了之，自绝以报凤妹妹跟金玉环。

可是，当他那右掌眼看就要拍上天灵的刹那间，他想起了两件事，就这两件事，使得他那只右掌停在半空。

这两件事，第一件是他的任务，他所负的使命，他不能因私废公，置任务使命于不顾。再说，在飞贼未缉获之前，他若一死了之，那一定会连累他那位年迈的三叔。还有，他死在人家徐光田家里，这又算什么？

第二件，便是那苦命、可怜的金玉环，他一死了之，固然可以求得解脱，但是金玉环怎么办，她又能嫁谁？这一生岂非更惨？

他不能死，大错既然铸成，怎么说他也该负起这个责任，他有这义务，不是么？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岂能逃避？

解脱就含有逃避的意味在内。

想到这儿，他一骨碌跃下了床，他要找金玉环去。

可是当他的脚沾地之后，他又缓缓坐回了床上，夜这么深了，

他找谁去，他知道金玉环住在哪间屋？能惊动徐府上下，挨个儿问么？

他坐在床沿又发了怔，脑子里又浮起凤妹妹，他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从这时候起，他没再合眼，也没再躺去。

虽然只剩半夜，可是李玉琪觉得这半夜比那一整夜都漫长。

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，外头有了动静，他才匆匆地穿上衣裳，脸也没洗便睁着一双带着血丝的眼出了“养心斋”。

出养心斋，恰好碰见一个打洗脸水的徐府下人，这位徐府的下人挺懂礼，老远地就冲着他哈腰说了声：“李爷，您早啊。”

李玉琪强笑点头：“你早，大人可是住在上房？”

那徐府下人道：“是啊，您有事儿？”

李玉琪道：“我有点事儿要见见大人，不知道大人起来了没有？”

“早起来了。”那徐府下人笑着说道：“我们大人一向起得早，每天天刚亮就起床了，多少年来没一天迟过……”

李玉琪道：“那就劳你驾替我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有事求见。”

那徐府下人道：“您客气，我怎么敢当，这是我的份内事，您请跟我来吧。”

他端着洗脸水前头走了。

李玉琪跟在后头，心情沉重得很。

快到上房的时候，那徐府下人扭过头来刚要说话，只听一声咳嗽，上房门口出现了徐光田，那徐府下人一见徐光田站在门口，忙嗽，上房门口，忙施个礼说道：“禀大人，李侍卫要见您。”

当然，徐光田这时候也看见了李玉琪，只听他道：“李侍卫请上房坐吧。”

他把李玉琪让进上房，分宾主落了座，那徐府下人献过了茶，把洗脸水放好走了，李玉琪正要开口徐光田已先说了话：“我正要派人去看看李侍卫起来了没有……”

李玉琪微微一愕，道：“怎么，大人有事儿？”